



謙

三十八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28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

蘭

臺

令

杜史文庫

班

固

漢書五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菑川薛人也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弘書云次卿足下則弘一字次卿

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

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言齊菑川者誤也齊召南云本傳牧

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薛縣東去海絕遠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

為薛人向可疑其為菑川人似無可疑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菑川國二縣無薛縣然高五王

傳菑川王終古曾削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

之制如蠡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之類賴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

據志駁傳沈欽韓云菑川治劇薛蓋劇字之誤洪頤煊云薛當是鄉聚名如東方朔傳平原

厭次人之類先謙案史漢並書薛人則薛非劇誤史稱薛縣則非鄉聚名也薛去菑川絕遠

亦不應在終古所削四縣之內史記云少時為獄吏蓋弘本菑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

菑川人因少在薛久故或亦稱為薛

人耳此史家承謠班未及稟正者也

少時為獄吏有罪免

補注先謙曰史記為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

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補注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呂賢良

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

虛受堂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

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

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

為國士所推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

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縑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弘謝曰前已嘗西用

也一日以病移居

注先謙曰一說非

010190611545

不能罷願更選補注先謙曰用國史記作以國人固推弘引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補注王念孫曰景

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亦見元紀刑志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少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

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補注先謙曰無短折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

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本大戴禮少閒篇盧辨注以北發為北狄

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氏羌徠服與南撫交趾文不相屬制策用為對舉蓋誤故弘對略而不

言渠搜西域之國亦不在北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政行有足而

能息者也政音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

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

曰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也師古曰屬繫

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屬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四字語似不倫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

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朕將親覽焉靡

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已正而

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

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補注錢大昭曰當閭本及漢紀未足曰勸善而禁

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

即賦斂省補注先謙曰即官本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逸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逸音七旬反其字從之補注

作俊姚本注文改定作之先謙案李訓遠為有次第古無此義其說非也遠退也言羣臣明

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字徐鍇韻譜遠復也復即退字遠集韻作俊本書王

莽傳亦作俊故景文以為遠疑作俊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

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民字

治之本亦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

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遠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上呂

去棄也音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

巨舉反本湖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補注宋

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補今人主和德於上百

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

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

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補注先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擅殺生之柄。通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通下脫。壅字。南監本。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漸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不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此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故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引愚意。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入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民蓋緣下民字而誤。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冊書答曰。補注。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九。反。補注宋祁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引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引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補注。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請間。師古曰。請。師古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緣飾曰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請間。師古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曰求空。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曰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師古曰。約。師古曰。約。師古曰。約。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補注先謙曰。史記情下有實字。始下無為字。為讀曰偽。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曰臣為忠。不知臣者。曰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注先謙曰。史記作恢。奇多聞。常稱曰。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曰。一作滄。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曰。為罷弊中國。曰。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願罷之。於是上適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引。迺謝曰。山東集解。引韋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

前漢五十八

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救匱。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

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篇公孫弘布被兒寬練袍。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曰鈞名。鈞取也。

言若鈞魚。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修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

之謂也。文在亦上。桓公曰。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

師古曰。比。方也。一曰。今臣引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曰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

比近也。音類寐反。補注先謙曰。薛澤為丞相。曰通鑑考

異云。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二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先是

漢常曰。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

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曰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曰顯重。而文德曰行

褒。其曰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補注齊召南曰。按志。高成縣屬勃

縣也。有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曰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

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引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曰延賢人。師古

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曰別於客館。開東閣。曰延賢人。師古曰。延。賢人。曰閣。

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

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小門。不以賢者為更屬。別開門。延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

蔡順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

稱。與平津東閣自別。而書籍字。往往在。與參謀議。引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官本閣作閣。

脫音他。活反。補注李楨曰。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

曰。糲。廣韻。糲。精細也。不當作糲。先謙曰。官本作糲。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

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質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質

忍。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質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飾

蓋。字。不。為。特。中。外。衣。麻。泉。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奉。祿。皆。曰。給。之。家。無。所。餘。然。其

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

二。傳。並。諸。常。與。弘。有。隙。南。本。常。作。嘗。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補注。先謙曰。殺。主。父

同。此文。偃。從。董。仲。舒。膠。西。皆。引。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曰。為。無。功。而。封。侯。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音。副。也。恐。病。死。無。已。塞。責。師古曰。塞。當。也。補。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

道。五。所。曰。行。之。者。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

曰。不。求。苟。得。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古

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古

辭。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

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陛。下。下。過

意。擢。臣。引。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周。壽。昌。曰。過。意。猶。言。過。封。為。列。侯。致。位。三。公。

臣。弘。行。能。不。足。曰。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塞。責。願。歸

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宏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治上報曰古者賞有

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曰成下脫上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遭遇石武。師古曰右

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

道也。補注先謙曰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

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郭嵩燾云此答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傳君不幸

羅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羅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羅霜露之疾。何恙不已。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今事少閒。師古曰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

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鵬年云按史記引以建元元年徵為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

室矣。補注先謙曰說文庫兵。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謹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引子度嗣侯

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雷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

詔曰。漢興。已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

被脫粟之飯。奉祿。已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入而率

下篤俗。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已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

相違也。一曰違眾之服也。補注先謙曰富厚官本作厚富。夫表德章義。所已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

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壽。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補注何焯曰此莽借宏以自

卜式。河南人也。已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獨取

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

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

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

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補注齊召南曰。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而然。此

貨直。既及。且贊。語以式。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已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曰。聞上言。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師古曰。軌。不可已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不報。式但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

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無已

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

在載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繇謂成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燾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成出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

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成錢者下云式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式又盡復與官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姓師古曰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少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草注作躡即今草履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呂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呂反巨與邱同兵乃巨之誤文巨去雙聲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兵去非雙聲也呂與巨形涉遂誤為巨

毋令敗羣師古曰敗羣謂別之不別相染汗或能合羣致死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

本注無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臣願與子

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呂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齊地言之沈欽韓曰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手五千則臨苗習弩古今所同先謙曰博昌于乘縣上賢之下詔

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

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繇出於正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雅素也言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雅素也言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謂讀說是官本無晉說是也四字

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也於利補注宋祁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蓄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作畜注同番作蕃並是惟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一其字

日惑一作惑注同王念孫曰惑字本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日本書惑多作或

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今又首奮師古曰奮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補注

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字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是也史記作金六十斤又詔文與此多不同

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何焯曰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也

貶秩為太子太傅呂兒寬代之式呂壽終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縣也兒音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詣博士補注王念孫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國字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亨炊也養音弋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千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此說與前說無異

韓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遺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徒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時行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

賃作補注先謙曰賃作為人庸也司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呂射策為掌故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屬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

昌曰掌故屬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太常主故事

前漢五十八

郡卒史同文學卒史主行文書下云除為從史後又以為奏讞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額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知蘇說非也

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

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之隨官僚不主文書

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

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補注宋

謙曰一當為下本無一奏字先曰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

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

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補注朱一新曰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補注先

在元鼎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擇用仁厚士

推情與下補注先謙曰與猶接待也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師古曰六輔謂京兆馮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見寬為左內史奏請開六輔

渠曰益澆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澆灌耳今察

州雲陽二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師古曰為用水

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曰廣漑田師古曰為用水

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

何焯曰召信臣為民作水約東本之此也師古曰謂有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

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補注先師古曰謂有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

謙曰裁審度也關謂寬裕狹謂窘迫也師古曰謂有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

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謂有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

索矣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苞氏論語注負者以器皇疏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

繼吏猶以布肥裏兒負之背也此繼屬即上擔負者師古安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繼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即上擔負者繼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

文繼下云崩頹也繼下云負兒衣本不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師古曰謂有

之與此注意同顏本不誤俗書繼爲繼故文選蜀都賦藏鏡巨萬劉注訓錄爲錢貫也師古曰謂有

更已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寬對曰

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涓曰麻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

木瓚曰當爲楫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解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

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曰楫當爲楫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楫秦始皇紀搏

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既知楫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誤瓚說爲不通邪且虞書輯字亦不

從木注文當有踏誤朱一新曰顏云瓚說不通者謂輯楫本同字不煩改讀瓚乃謂楫當爲

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天地並應符瑞昭明

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

著音竹師古曰曰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開閉於天地也補注宋祁

雅然於文為不辭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祇戒精專師古曰當曰接神明總百官之

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唯聖主所由補注先謙曰制定其當師古曰非羣臣之所

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也師古曰言振揚德也

禮曰以為人極也師古曰言振揚德也師古曰言振揚德也師古曰言振揚德也師古曰言振揚德也



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曰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

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補注。遺業。謂禮文也。

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

象。如。清。日。四。方。色。及。五。等。神。祭。祀。聲。樂。各。有。等。曰。承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補注。先。謙。曰。丞。同。承。孝。經。注。前。疑。後。丞。釋。文。本。亦。作。承。公。卿。表。應。劭。注。丞。者。承。

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

肅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曰。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

且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闔。讀。與。開。同。補。注。李。植。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尚。遠。蘇。說。非。也。景。謂。景。象。武。紀。云。遭。天。地。况。施。著。見。

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是以開門。候之。癸亥宗祀。即上云。宗祀天地也。甲子為癸亥明日。上元。即指甲子為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云。薦禮百神也。爾雅。永。遠。也。遠。也。遠。遠。有。偏。及。之。象。猶。虞。書。言。徧。於。羣。神。也。李。慈。銘。曰。亨。當。作。享。古。亨。享。字。通。然。說。文。無。亨。字。先。謙。曰。注。謂。日。下。當。有。下。字。太。元。官。本。作。太。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改。建。元。年。是。

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言將建大元。不指太初。歷本瑞。亦不指本傳。詳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年。為。御。史。大。夫。從。封。泰。山。即。在。是。歲。而。改。定。太。初。歷。在。後。本。傳。詳。初。元。年。事。也。亨。官。本。作。享。大。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補。注。先。謙。曰。郊。充。

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曰。昭。明。也。降。下。符。應。曰。報。德。化。臣。奉。觴。再。拜。上。

千萬歲壽。補注。先。謙。曰。官。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

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其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

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曰。為得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自。上。大。字。官。本。作。夫。引。宋。祁。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為。下。官。

本。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稽。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寬為御史大夫。曰。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補。注。後。說。與。此。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錢。大。昭。曰。向。傳。所。云。當。即。前。以。負。租。課。殿。當。免。事。寬。之。咎。不。止。於。免。官。免。疑。死。字。形。近。而。論。先。謙。曰。負。租。課。罪。未。必。至。死。據。公。卿。表。寬。為。左。內。史。後。未。嘗。解。官。則。有。重。罪。繫。非。此。時。事。錢。改。文。就。已。說。未。可。從。且。說。以。元。封。元。年。封。按。道。侯。寬。時。已。為。御。史。大。夫。則。罪。繫。或。是。居。位。九。歲。中。事。耳。稱。意。謂。稱。稱。上。意。官。本。注。鼓。作。鼓。或。是。廣。韻。集。韻。云。中。事。耳。稱。意。謂。稱。稱。年。正。月。延。廣。為。御。史。大。夫。則。入。年。是。也。武。紀。書。寬。卒。於。太。初。二。年。十。二。月。尤。居。位。八。年。之。靖。證。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引。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曰。其。羽。翼。為。成。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遠迹羊豕之間。窺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作。何。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讀。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古。師。曰。恐。始。曰。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蜀。牧。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傳。後。錄。此。贊。拔。作。試。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音。扶。晚。反。補。注。先。謙。曰。明。官。本。作。朋。是。史。贊。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南。本。合。作。律。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引。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融。澗。本。令。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鴉夷滑稽腹  
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顏說非  
贊洛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  
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是已與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  
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呂儒術進劉向王褒呂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無嚴延年張敞皆有功迹見述於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補注郭嵩燾曰疑當作參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小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粟得

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記掘粟作掘窟劫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

也鞠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曰傳當作傳傳音附謂

附於爰書也顏訓為傳述似非先謙曰各本無作傳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集解引蘇

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獄字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

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分與前辭同不也索隱引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證不如此言反

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韋訓換同湯為兒戲不必如

平日有移換他官考實之事捕得盜鼠亦豈煩三日復問蘇顏說是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

文書補注劉勰謂刑罰蘇顏解為傳囚失之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并取鼠與

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

宋說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非速也若傳速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

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獄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爰使之

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沈欽韓曰湯父為長安丞丞主獄凡傳述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爰

謂律令也先謙曰劉訓爰書於義亦通但謂爰以此使之書獄則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

非湯父驚異其文辭令書獄使練習非以其曉書體也沈說近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

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補注齊召南曰顏注誤恩澤侯表固有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

廣注史記是也下文言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嘗繫長安湯傾身

事之補注先謙曰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補注先謙曰周陽侯徧見湯於湯給事內

史為甯成掾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

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日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師古曰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師古曰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

獄深竟黨與上已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

補注錢大昭曰以循分供職者為拘泥也王闔運曰言以文法律令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

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

以深文拘吏者如此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禹志在奉公孤立

而湯舞知已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

成敗也如滄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所

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謂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

謙曰正義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或云揀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道與之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為道義則浮道與之為不辭史記作陽浮慕

之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

廷尉史

補注先謙曰用平亭疑法奏讞疑及為讞疑奏之補注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亭字王

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亭字史記通典同顏云為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亭字先

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所見本多平字就為之說實則亭訓均調平亦均調並無異

詰也史記無平字是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字注上奏字而衍史

說多亦字明師古妄加以右己說讞白也請也

詞額連上文平亭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擊令獄訟之要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

疑法釋之非也

音口計反補注先謙曰言上所允行者則受而書之於板著其上請之事為定法復舉此令以

宣布上美社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挈舉也史記作挈借字挈舉古通用挈舉低官序

如釋之挈也挈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即謹湯摧謝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

也補注郭嵩燾曰摧謝二字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引徐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

廣曰應一作權是徐所見本有作權謝者推即權之壞字鄉上意所便湯之指而言其端也

鄉讀

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挈語故至於此補注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

責臣上當有固為臣罪常釋臣瓚曰謂

議如五字轉寫奪之罪常釋常見原也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

為師古曰問謂非當朝奏者補注王闓運曰間即奏事猶言有時奏事先謙曰史記問作聞

屬上為句集解引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聞矣先謙尋上下文義連屬不當於此處

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

聞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史記解作蔽所治即上意所欲

舉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謙曰史記下兩吏字正作史所治即豪必

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

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清曰雖文書按察致下

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

察蓋為此人希恩有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舉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補注宋祁

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闓運曰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運曰希冀古字通不必添幸字

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是言

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

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其治

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絲是益尊任師古曰絲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通鑑考

二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符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

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曰輔法師古曰

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補注何焯曰鹽鐵出於宏羊告緡出於楊

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解徐廣注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古

日並且也補注劉奉世曰並音步於是痛繩呂臯自公卿曰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諸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景帝往來

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說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

中國曰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

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曰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為字。引宋祁曰。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郡

蔽以扞寇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驚失失氣也。音音之涉反。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

之及為大吏。而甲所曰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補注先謙曰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曰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

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籍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為湯作道

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

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

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

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為

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諫諍錄。蘇林曰。王閭運曰。薦服訓。藉是數。劉訓。閱是言

李文。籍閱內中文事。為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文下有書字。以事下屬讀。湯有所愛。史

是也。此則書字則以文事上屬。為句不能為地。不為湯餘地也。餘以王解為長。湯有所愛。史

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補注劉奉世曰飛變謂

人也。始文故。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湯陽驚曰。

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補注先謙曰。言於閭里主人家臥病也。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

足。趙國曰。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

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

謙曰。官本注。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本注。導官無獄。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

曰。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補注先謙曰。兵官本作共。是

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呂術至右內史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鼂鼂邊通與朝同司馬遷傳朝錯即鼂錯也

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越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補注沈欽韓曰劉向上戰國策云舊說或曰

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著長短經命名本此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文及注短長史

記並作長短又注長短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已而失官守長史誦二字集解作行長入短

體於湯師古曰謂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呂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李奇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

大手相左也右助也是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證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徵驗左者從旁佐益證成之證以事言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為右相

悟者為左助成其罪名使無所遜飾是相悖也故曰左證類注楊惲傳言當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

曰湯且欲為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據左右為訓誤

儲也及它姦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

有呂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

欺誣也使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

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補注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音扶問反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

何多呂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曰越無呂塞責塞答也言無以答上責望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音扶用反昆弟諸子欲厚

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補注何焯曰何厚葬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

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槨補注先謙曰欲令湯貧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補注先謙曰美湯母

智之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呂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皮志反具作其事補注郭嵩燾

令掌奏下尚書文書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頭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後購求得書呂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呂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呂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

怠十有三年咸呂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

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

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上有下字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

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中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呂安宗廟其益封

萬六百戶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則元封三千戶也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

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曰懷萬方。師古曰。顯

有功。曰勸百寶。是曰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

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曰塞爭權。曰大

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

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曰

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曰為光

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

財哀。曰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猶少也。言惟天子少哀憐之。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

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

右將軍。上亦曰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曰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

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已。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赦敬。曰慰其意。安世

恐。師古曰。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與議也。師古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

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案。師古曰。

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謂選也。音徒。鈞反。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

乎。絕不許。補注。先謙曰。言長短而自言功。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莫府長史遷。辭

去之官。安世問曰。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曰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

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曰恚怒。誣汗衣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

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延壽為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

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曰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

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曰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

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補注先謙曰廷誤

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賀有

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無子下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補注先謙

而以安世小男為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

言詔書意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

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

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上下六字與下居家西園雜錄舍南

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修

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

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而詔仍稱賀時賀有孤

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

祿補注宋祁曰浙本注祿不受詔都內別賦張氏無名錢曰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安世尊

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師古曰弋黑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

治產業累積纖微是曰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

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

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前君也何感而

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閭反補注先謙曰感即憾省文薄朕忘故

求去也補注先謙曰言今遠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非所望也願將軍

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精神少思慮也安世復起視事至秋薨補注先謙曰公

薨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當

輿事反班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注本並無也字先謙曰敬侯賜瑩杜東師

曰瑩冢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陽縣南寰宇記在明德門南八里俗呼

張車騎冢王啟原曰杜為杜陵之二年安世始薨賜瑩陪陵也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

杜陵人不應此獨否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勿隨俗動

疑傳寫脫一陵字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民為起冢立祠後漢書馬援傳援子延壽祠

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盧舍祠堂崇侈上啓子延壽祠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補注錢大昭曰陳留風俗傳云陳別邑在魏郡補注錢

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世六世孫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曰能久堪

純封武始侯先謙曰錢說未審辨見下

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曰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

一國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蘇諡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昕

書勃為敦敦與敬字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

形相涉因譌為敬耳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蓋即主飲食之丞丞太官不

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

蘇說失之

是後湯立功西域。世曰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補注先謙曰其家之常歎曰

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薄

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

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曰。公主子開

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充呂乘輿服飾。

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兩

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百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

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已過放。師古曰以時數有

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

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

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

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召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葬。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葬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羣黨盛兵弩。白書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

徒跪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補注先謙曰第幸得勿治其罪今匿不出以冀吏之不治此隱

者之意。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

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已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

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補注先謙曰厭服也

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

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

川形勢。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

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

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

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補

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郡也武始是魏郡縣非富平鄉先謙曰後書純傳云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



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富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不隨陵者元帝後園陵不邑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清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尚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漢興已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傳第三十 杜周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為爪牙杜周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使案邊失亡上有云湯數言其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害至御史是案邊失亡乃為御史後上使之也二語似不可少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而內深次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補注季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擠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師古曰客有謂周

日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補注宋義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命諸侯以策書罪免亦賜策以尺二寸者謂之檄與前書高祖紀同蓋古本說文如此檄與常簡宜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六經之策較常簡長四寸所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

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故自漢相沿以為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鄧析造刑法書之竹簡說文范竹簡書古法有竹刑鄧析蓋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秦漢以後因相襲用木簡長三尺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言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短諸儒但據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專曰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疏謂律令書志漢甲子之令宋史職官志禁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設於此而後使彼至之謂格設於此而後使彼效之謂式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補注先謙曰當於此而後使彼效之謂式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補注先謙曰當

耳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日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太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燾曰漢制都尉治如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所告劾不服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之本章

前漢六十

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大氏盡誅曰不道師古曰

道以上也素隱道字絕句以上屬下讀謂吏具獄以上之廷尉及中都官也似當從之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

又於此外以文周中廢後為執金吾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周為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逐

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

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

案周天漢二年為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據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琅邪羣盜起

復遣暴勝之等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周之逐捕盡力正在斯時史記周傳明言

逐盜捕治也後七年為征和元年乃書巫蠱起二年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巫蠱誅逐捕

與巫蠱兩事本不相涉據公卿表周為執金吾時引羊為大司農此蓋桑衛昆弟子皆在逐

捕中非指弘羊本身所云衛皇后昆弟子亦非即巫蠱坐誅之衛伉也周執法不避貴戚故

武帝嘉之必奉合後事上曰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

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子延壽延考

壽延考也何焯曰褚先生書田仁事云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

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

之報虐無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

曰主獄官也如清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

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

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

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發之

復出不辭初字蓋衍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王獄時

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孫曰通志引

曰通鑑胡注晉武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

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已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覆

後字下有使字宋祁曰江南本曰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

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

府縱反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

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議者知大將

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曰下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

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曰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誅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

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曰及

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

猶難也。以此。光曰。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曰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

其事耳。十字一句。讀案顏姚二說並通。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

帝奢修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先宜

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

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可官試者。

延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上。言字下屬。若於復奏下。加言字。則是贅文。試用官員外。則

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曰狀聞。補注先謙曰。可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

奏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

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

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合決疑也。補注郭嵩燾曰。吏民上書言事。宜下丞相御

史兩府。其有異者。令延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

曹給事中。日上朝。請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吏。即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時為右

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為光信任。故常

專主其事也。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

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

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曰。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

食邑。凡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二千戶。益封三千二百六十戶。此傳云益戶

數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

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

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酒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

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

明習也。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

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

馬及官。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

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曰。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補注劉奉世曰

也。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

徵入為御史大夫。補注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

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

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勸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又民

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

也。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曰。老病

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加

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加

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闕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

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益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後數月薨。諡曰

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已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還為諫

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常

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補注先謙曰官

南浙本作永光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以甘

多免七年當元帝初元三年。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

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適以兩目

盲今欽一目故謂之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材能稱京師。故衣

冠謂欽為盲杜子夏已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材能稱絕句故

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

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欽惡已疾見詆。師古曰詆毀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纜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

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已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

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

閑補注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子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壽

昌曰積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謙曰荀紀成帝建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已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

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已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

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者也補注李慎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

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嘗有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

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

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般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

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

說皆與瓚說不合班氏自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

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瓚說但不必為夏殷之制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窈窕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已助德理內也。娣

姪雖缺不復補。所已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故后妃有貞淑之行。

則肖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

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

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五十。好色

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已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已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

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是已晉獻

被訥讓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

讀曰嚮補注李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

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

槓曰術道也前漢六十

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補注先謙曰據顏

九

注則正文作毋必有聲聲音技能顏所見本尚不誤後人傳寫誤制夫少戒之在色師古

色聲作聲色則音字為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刪去音字師古

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小卞之作可為寒心而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

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為寒心而立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

而立伯服也師古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怒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

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弁二

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

與陸氏毛詩音義同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

而省聽者常怠忽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

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章昭

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章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

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屬文以殷高宗周宣王並稱以其為中興之

君也宣紀贊仲德殷宗周宣即用此義屬亦近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曰佩玉晏鳴

屬猶言近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故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

當有后夫人雞鳴即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指玉言故佩玉晏鳴歎康王后之晏

起先謙曰列女傳魏曲沃負篇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論衛謝短篇周哀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

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古

文苑載張超詩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

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王充習魯詩楊賜與

蔡邕同定石經魯詩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見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詩規之皆用

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后夫人作者是畢公也本書匡衡傳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

引韓詩敘皆與魯詩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

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故詠淑女幾曰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

有脫文先謙曰官本顏注在蒙化下也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

也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補注李楨曰易緯坤靈圖正其凡事論有疑未

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

誤官本作氏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

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

雎之思師古曰信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

及也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曰忽不可曰逮李奇曰逮難也師古曰逮與云鳳不能自

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

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補注齊召南

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

無注錢大昭曰梁喜之子先謙曰喜宣帝功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

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謙曰迹

官迹人迹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之也後漢儒林傳跡衰蔽之所由致注跡

猶尋也顏讀迹為實字而訓為觀得失之蹤迹非是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迹

也此二迹字皆當即訓為尋求注並失之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

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荀紀或臣子背君父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曰

前漢六十

二十

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北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呂言之曰

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土也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

戒之變感呂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曰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

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丁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

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張

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呂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輦二宮之

寶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

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

奉淫侈匱萬姓之力曰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信讒賊之臣

呂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目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

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為放佚之佚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

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曰全眾

庶之命臣欽愚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天地

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師古曰當世之治何

務各曰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不信不貞萬

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

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己就義恕曰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六經之

所上也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師古曰泄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補注李楨曰四語禮

曰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思不

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

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補注沈欽韓曰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

近觀其所為補注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遠觀其所主師

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

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

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

多言少實當世治之所務也補注王念孫曰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臣

傾惑者也前漢六十

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

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

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

也補注宋祁曰說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此則眾庶咸說讀曰悅

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

曰因前事稱後為議郎。復曰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數稱

達名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章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

字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補

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何焯曰欽為野王奏記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御

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為王氏補過也先謙曰胡常見翟方進儒林傳欽救解胡常事無

所及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曰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填撫四夷

師古曰填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

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

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夕偃伏戲弄於心不介然有

間。補注李慎曰說文介畫也畫則必有間故介一訓間也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

曰雅信謂素相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

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元年傳注放猶屏也毋使范睢之徒得聞

其說。師古曰問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曰

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

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

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眾。愚知

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聚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

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亦別也合則進不則退辨之畫然守而不非主上所已

待將軍。非將軍所已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

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師古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

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

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補注錢大昭曰漢孟軻碑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

於齊其言與欽同。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

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意

變異四字不辭主上昭然知之。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闕本故攀援不遺。師古曰援書稱

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益成

古文作公無困哉非也逸周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已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

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已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

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曰為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時章不以劾鳳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張美人為罪故欽欲鳳暴揚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咸知主上聖明不曰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

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曰列侯奉朝請成帝時酒蕩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業有材能

法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業為太常七年免七年當永始二年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

勇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補注周壽昌曰長母王若

雜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而丞相史於長所搜得者蓋長出關時

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報睡毗怨師古曰睡音哇睡舉眼也毗創

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當作坐南監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

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方進傳作孫閔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

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

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同第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復因紅陽侯事歸

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廢也

皆但曰附從方進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

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莫如太山人官卒得其茲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

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

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曰熏轅天

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曰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



死師古曰卒不日尉示天下補注郭嵩燾曰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尉慰字通百官表應劭

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師古曰尉亦曰廷尉尉天下之平也是尉亦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師古曰體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

無異自佐史呂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

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譜想故許后師古曰非罪音皮義反誅破諸

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

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

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

臣易世補注先謙曰謂世執朝權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宜蚤呂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

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師古曰呂填天下師古曰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

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笑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師古曰恭王立廟京師呂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

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

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補注

日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為太常三年既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與下元壽三年丙昌為太常合此云歲餘誤也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呂前罷

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穎邑公主王無子薨業家上

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補注繆荃孫曰業初杜周武帝

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

二人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至於建武杜

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

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

史家之微辭也蓋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

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謂微妙也補注王

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用魯詩說也魏佩玉晏鳴而

識微兮怒王道之將崩顏說未稿先謙曰官本妙作細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

因勢而抵隄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

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巇篇也補注先謙曰隄說文坳毀垣也詩乘

彼坳垣傳坳毀也管子霸形篇注坳敗牆也抵隄謂因其毀而擊之如劾方進於已死及

哀帝立而排擊王氏皆所謂抵其隄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

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樽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樽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器所以便者也樽音鞏補注沈欽韓曰趙策以知伯頭爲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爲觴則云虎子者非也元僧楊璉真伽截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俗同然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元中卽欲事滅胡則知武帝雄心定於卽位之始矣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補注先適募能使者騫昌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效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爲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

謙曰史記作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則服顏說是索隱云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略甘字而

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謙曰据下文騫以軍臣單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已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補注先謙曰史記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

鄉讀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至大宛大宛

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宋祁曰越本脫作今錢大昕云子

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召爲然遣騫爲

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發導驛抵康居下烏孫康

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

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是先謙曰集解引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

徐廣云一云夫人爲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

也補注郭嵩壽曰史記君作居是也西域傳明言月氏爲匈奴所敗益遠去過宛西擊大夏

而臣之都焉水北爲王城而大夏傳云都焉水南焉水爲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爲

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曩居之盡焉水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

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遠字官本千作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

遙反畱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傳復爲

匈奴所得畱歲餘單于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三年史記此下國內亂騫與胡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疆

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補注宋祁曰古本胡字上

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古本有故字是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之利按年

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

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傳通確據西南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夷傳特遙溯前事非謂騫以元狩元年歸也考異所疑何其不審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補注宋祁曰古本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

之物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

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酒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卽地志巖道下

之邛來山元和志邛來山在今榮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實中堪爲杖名邛竹因山以

爲名也一統志山在今榮經縣西南餘詳地理志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師古曰身毒

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卽敬佛道者補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

注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前漢六十一

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史所稱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曰

戰師古曰象大其國臨大水焉曰焉度之師古曰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官本考證云

史記作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

古本宜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

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人朝誠得而呂義屬

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焉言為然迺令因蜀

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補注出驄出徒出使出使師古曰皆

音龍音材各反徒音斯使音蒲此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邱字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

閉氏梓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南方閉焉昆明師古曰焉昆明亦皆夷

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

滇鳥出其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而蜀賈開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開出物謂私往市者

漢曰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焉言可已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符元年復通

焉言可已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費多罷之及焉言可已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曰不之補注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隸補注無知字迺封焉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

昌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為焉所封後宣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

帝復以封王焉為侯顏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

焉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後二年為元符二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焉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

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齊召南曰

所匯也今名洛普池沈欽韓曰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衛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

西州高昌縣東補注劉敞曰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番呼羅

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北邊外錢大昭曰南監本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霍去天子數問焉大夏之屬焉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

聞焉孫王號昆莫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

齊召南曰西域傳月氏遠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

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

以兩敦煌以東也先謙曰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

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

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焉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

禽同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殺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焉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

烏銜肉翔其旁補注先謙曰史記焉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

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

注郭嵩燾曰案西域傳屬賓西北與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

君屬賓塞種分散自疏勒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蔥嶺屬西

上蔥嶺則休循也環蔥嶺左右為今東西布魯特地烏孫即今伊犁蓋皆沿蔥嶺南徙烏孫

傳云本塞地大月氏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焉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據此則塞即烏孫地昆

莫立國乃改名烏孫是烏孫之民本塞種而雜有大月氏種漢書西域諸國實與身毒佛國

無涉塞地為大月氏所併其遺種踰葱嶺南至罽賓罽賓傳亦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言罽賓之險非罽賓所能越罽賓在今巴達克山之西罽賓又在罽賓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

言罽賓治浮圖法亦據印度言之罽賓志略以月氏在焉水北當今布哈爾罽賓在罽賓南當今阿富汗其言至確罽賓蓋罽賓嶺以西經罽賓度又折而南乃至罽賓不得為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當罽賓遂并以罽賓聲相近通謂之釋種不知烏孫塞地詳見西域傳願注以意附也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補注先謙曰健壯大也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

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曰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曰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補注先謙曰官本遺作遺引劉敞曰遺字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是斷匈奴右臂也補注何焯曰焉所謂烏孫居祁連山故地而言先謙曰昆莫空史記作渾邪地空無人招以東居故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郭嵩壽云西域大月氏傳遠去過宛西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據此則月氏烏孫在祁連山故地而烏孫稍北月氏既併

烏孫又為匈奴所破乃西踰塞地昆莫攻破月氏而踰其地號烏孫則所謂昆莫故地者正指敦煌間地言之武紀元符二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來降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昆莫故地當在敦煌時尚未置郡故焉以為昆莫地空可以招烏孫使居故地史記作渾邪者是也漢書推原昆莫故地經據昆莫地為言此所言今烏孫地恐未達班意渾邪王正治昆莫故地其後十餘年始置敦煌郡此云金城西傍南山至鹽澤亦與地勢未合又案地理志張掖郡注應劭曰張國管被故云張掖武帝猶感於張騫之言取斷匈奴右臂為義因有此名耳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百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道可便遣之旁國補注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遺道中騫得便宜遣其副也先謙曰古本浙本遺字下當是遺字而後人誤書為遣也遺下加遣則文不成義宋所見蓋元是遺字若是遺字則當云重一遺字不得云有一遺字矣

史記作道可使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師古曰曰天子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師古曰曰天子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二後歲餘補注宋祁曰古本騫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師古曰發易書以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發易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書先謙曰史記亦作發書易然詳鄧說則古本

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曰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初置酒泉郡曰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靬音劇服虔曰犂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靬

即大秦國也張掖犂靬縣蓋取此國為名耳犂靬聲相近犂靬與犂靬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補注郭嵩壽曰西域傳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厓即北海其地距安息諸國絕遠疑所謂北海者即雷菴海之北境今謂之裏海其南境之烏斯河界波斯故自奄蔡達安息黎軒諸國皆所通西域至遠之地終西漢之世惟安息遣使貢獻餘國雖經遣使固未一通中國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鞞即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為安息所隔漢使亦未能一至班史亦約畧言之不詳其始末也先謙曰史記犂靬作黎軒官本注劇作軒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申漢率一歲中使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數百下有人字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申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

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補注錢大昭曰地志無沈黎文山二郡沈黎省於天漢四年文山省於地節三年皆併

欲地接目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補注先謙曰前住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注宋祁曰越本無皆字為所殺奪幣

自騫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

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

私隸並許應募補注先謙曰子節予求使者節也屬上為為具備人眾遣之曰廣其道補注

曰具備人眾官本備眾錢大昕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申習不以曰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補注郭嵩燾

重則贖金愈多所侵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

皆私縣官齋物師古曰言所齋官物齋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曰私其利師古曰所市

者不盡入官也補注先謙曰謂外國市漢使所齋官物使者以賤直上聞而自私自利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師古曰漢使言

實不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而禁其食物曰苦漢使師古曰令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補注宋祁曰怨浙本作怒先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補注

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補注周壽昌曰時從票已失

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曰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來觀漢廣大曰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犛也眩相詐惑也鄧

陳忠案漢書書通知世宗時犛犛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

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通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罽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

注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實當云大鳥及卵犛犛越本作犛犛者非又注文犛子按

西域烏犛傳師古音養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離與離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食必無二

音亦當云一音食郭嵩燾曰西域傳安息王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而於烏犛

離國亦云有大鳥卵如養後漢西域傳條支國出大雀其卵如養永元十三年安息獻條

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今波斯烏犛山離今俾路芝條支今阿刺伯據西域傳條支

鳥卵者安息也而其種實出條支烏犛山離蓋皆近海炎地也其性不能耐寒僅後漢時

一來獻餘皆獻別而已今阿刺伯出此鳥名駝鳥其形如駝可以挽車西人尤重其卵以

為供具或朱綠之飾以金銀宋祁謂大鳥與卵并獻蓋未究其實耳先謙天子大說師

日說讀而漢使窮河源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史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天子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補注王闓運曰爾雅西方之美者有昆侖虛是時上方數

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補注先謙曰史記

義更顯所以示外國富庶也帛下具下並有以字曰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

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臧之積欲曰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

與自此始。補注先謙曰其史記作甚盛二字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大宛呂西皆自恃

遠尚驕恣未可誅。呂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

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補注王闔運曰進孰言進見孰習也以習孰故無所不言而言及馬矣先謙曰王闔運曰進

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

金馬。呂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

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

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

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

去。如淳曰馬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

字從木補注先謙曰椎破金馬而去示絕宛也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

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呂漢兵不過

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呂嘗使泥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

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補注周壽昌曰廣利中山人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貳師將軍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

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補注齊召南曰徐廣云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爵除案此

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先謙曰史記浩侯功封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行令為將

始成爲軍正六字此下有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九字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

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

先謙曰官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在郁成下財與才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

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

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

貳師恐。因雷屯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泥野侯泥音

二年秋遣泥野擊匈奴不還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

日輪臺史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徒。扞寇盜。囚徒使其

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補注王闔運曰寇盜當為寇盜當刑者也扞讀若扞撤之

扞謂以人監守之耳郭嵩燾曰案王闔運曰秦法弛刑徒戍邊為發謫漢因之有七科發謫

所發之惡少年亡命則亦寇盜之流也刑徒兼及死罪而從未云發及寇盜蓋亦古人正名

無資扞撤如王說則此扞字與上放字下發字相借而義不可通矣發惡少年及邊騎。

一軍發惡少年及邊騎

前漢六十一

三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

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顏云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牛

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百萬數齋糧補注先謙曰史記驢下有驢字齋上有多字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天下騷動

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呂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

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

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補注流欽韓曰瀉水使涸就其空爲地穴攻城也

山溪注納林河者先謙曰此敘造水工之故尙未至宛而顏云下再敘其事益發戍甲卒十

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呂衛酒泉如清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補注

治武紀太初二年遣路博德築居延澤蓋二縣於是時置居延休屠皆匈奴地取而發天

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

欲反補注宋祁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

無馬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補注宋祁曰古無後字子謂後字當存

字連文爲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誤讀史記作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補注沈欽

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蓋傳言夸誕不知出何書也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

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雷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雷行謂雷止軍廢其行酒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補

宋祁曰古本作源先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

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先謙

多宋因史記有解酒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

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曰王毋寡

補注王念孫曰其外城壞至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紂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

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侯

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補注先謙曰史記

稱中國秦漢一也亦見匈奴傳計曰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

罷來救宛破漢軍心矣師古曰罷軍吏皆曰爲然許宛之約宛酒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呂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

鬻下云讀若江南謂醉母爲鬻淮南脩務訓注說讀燕人言趨操善起者謂之諄本字爲

音漢魏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相響況聲不足明則又爲內言外言緩

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以舌頭以舌腹言諸法委曲曉示之

近儒段若膺獨不明乎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曰史

記時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

較明昧蔡後事在西域傳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補注

先謙曰爲音于僞反史記爲上有以字則爲讀本音分爲數軍從南

前漢六十一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補注先謙曰壺克國太初元年為鴻臚二年免見公卿表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

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王閭運曰郁成下當重郁成二字與城守為一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記正作別到郁成郁成城守古本浙本蓋因郁都形近誤郁為都其上下又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脫兩成字也

生軍少。農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補注

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顏注乃謂疑此非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師古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同先謙曰此與下文大將軍史記並同則是班用元四人文非衍也諸將獨貳師尊貴因而稱之大者大其為將軍耳要是駁文不合史例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致之也。將請送之。將先謙曰史記將下有去字文義更明恐其

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補注先謙曰後行上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

非乏食。補注先謙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

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補注沈欽韓曰楚策下牟百姓亦作梓荀子榮辱篇梓然惟利之見集韻牟取也大也此為侵取之

義。顏注非先謙曰牟訓取是也食貨志注牟取也景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

曰。補注何焯曰張騫傳云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奴奴時有侯者到而稀矣所以為此

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補注先謙

危須曰。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中郎將朝及身毒國

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

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

度。師古曰言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

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補注先謙曰嘉其能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

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百適過行者皆黜其勞。

師古曰適讀曰謫言罪隨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殺功勞補注郭嵩燾曰漢法七科發謫

官故曰黜其勞意在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補注先謙曰史



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交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爲軍宮  
吏千餘人是士卒受賜約萬人史記云四萬金直錢四萬萬蓋通言之此云四萬錢則一  
士卒所得之賜也漢法凡賞賜有帛有金有錢各分數品云直四萬錢通  
金幣數者合計之無以他財物充賞者顏注未審錢幣千鈞金幣可證  
反猶今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邽  
言兩迴  
居水師古曰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補注先謙曰史記餘在里字上此誤倒日月所相避隱爲

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昌窮河源於何見昆

矣補注王閻運曰惡睹所謂昆侖言無二千五百里高之山也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

宛傳贊不敢斥言武帝志窮荒遠之失舉昆侖之非實以寓諷也武帝所名昆侖非眞河

源然因此並疑昆侖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命侍衛拉錫等窮

河源至星宿海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衛阿爾達爾扎雅等窮河源還奏星宿海西南一河名

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河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阿

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齊老極星齊老石也

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有流泉噴涌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

河之上源伏讀高宗御製文集有河源按語河源按語二篇恭錄於此以曉學者餘

詳西域傳御製河源按語曰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又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

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轍適越考元史始有

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海彼時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

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同部中回

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

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

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

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

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

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子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

源紀略有論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或差義乃奈

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

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桑欽

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

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諾爾爲河源之語鄂敦

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槩矣湖伏

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

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文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爲軍官

三十一

三十一

張騫李廣列傳第三十一終

漢書六十一

